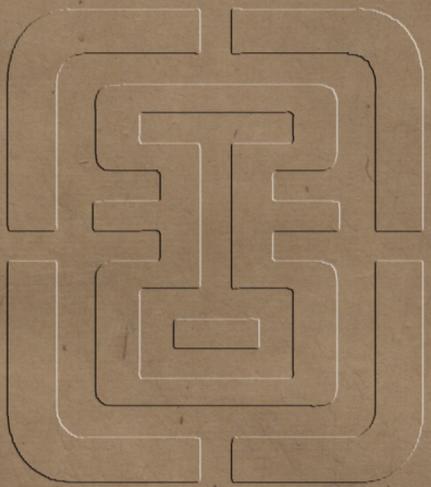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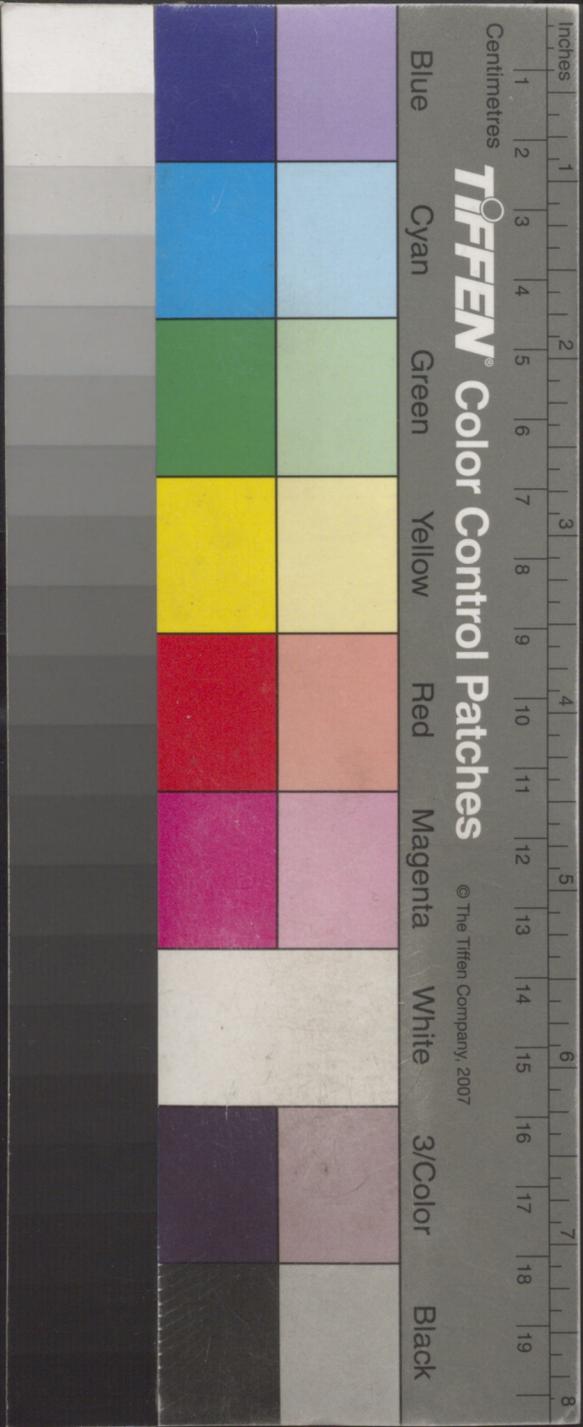




1087



皇朝文鑑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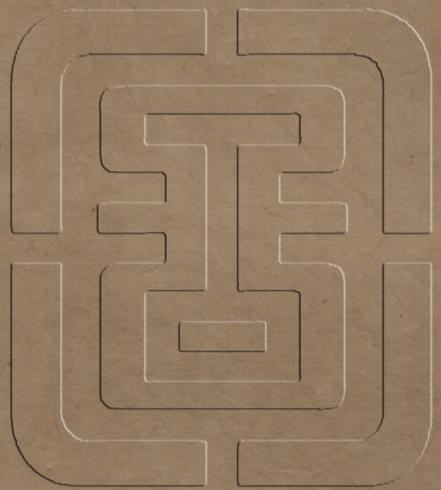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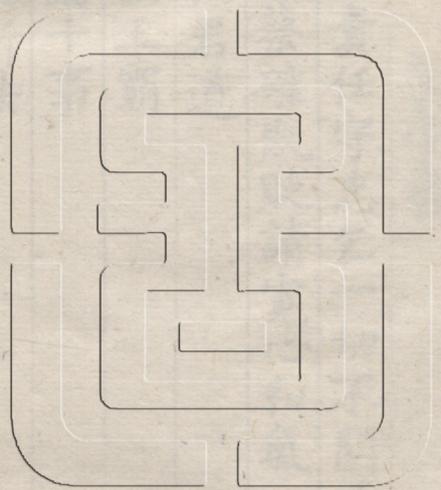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傳堯俞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傳堯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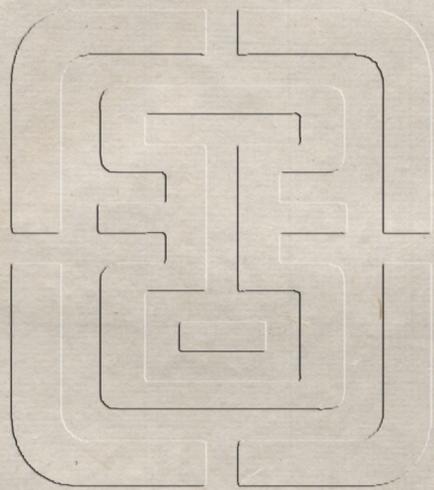
論君道 程顥

論王霸 程顥

論十事 程顥

論新法 程顥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陞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  
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  
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  
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  
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  
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陞下新服厥命惟  
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  
宋之爲宋百有餘年 陞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  
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思  
太祖之武 太宗之文 真宗之畏天克已 仁

宗之寬大慈仁 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 五  
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杓  
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  
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  
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  
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葦蒲之  
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  
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  
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  
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

賫者樂爲而濱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 陛下又  
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裒斂之吏蠲苛虐之  
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  
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  
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  
以勢利離合器血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  
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  
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哉願  
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  
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

瀆敗教之具一加道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潔  
方巖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  
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  
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  
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  
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  
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  
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 之爾科防  
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  
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

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  
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  
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  
不知止者甚可痛也 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  
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  
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  
突至大順廟堂無竒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廷  
憂之慶歷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  
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 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  
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

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  
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  
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  
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多寡  
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令賊常以  
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銳屢  
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  
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 乎臣  
知其不能也其能如 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  
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

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  
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  
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喃氏  
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  
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  
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  
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  
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  
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  
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

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  
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  
蕃思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  
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  
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  
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  
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  
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  
愚以爲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  
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

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  
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  
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而立官以勸課之者  
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暮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斯奮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  
司郡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二考  
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  
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  
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

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  
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  
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  
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  
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  
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  
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  
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  
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  
至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

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

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襲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

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  
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  
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  
讒間且將復起况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  
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  
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  
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  
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  
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  
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

懽心則天人交欣共爲陛下之福陛下即位  
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聞臣竊爲陛  
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  
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覩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  
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  
陛下之所樂者哉况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  
臣妄度竊恐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  
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

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  
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  
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省浮念游  
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  
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  
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  
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爲今天  
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毋  
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

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  
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  
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  
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  
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  
制一作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  
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  
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

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  
成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  
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  
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  
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  
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  
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  
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  
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

穎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  
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  
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  
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  
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  
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  
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  
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

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 陛  
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  
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  
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  
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  
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  
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  
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  
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  
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  
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  
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  
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  
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  
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  
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  
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

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狗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以必爲者

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

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

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非有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

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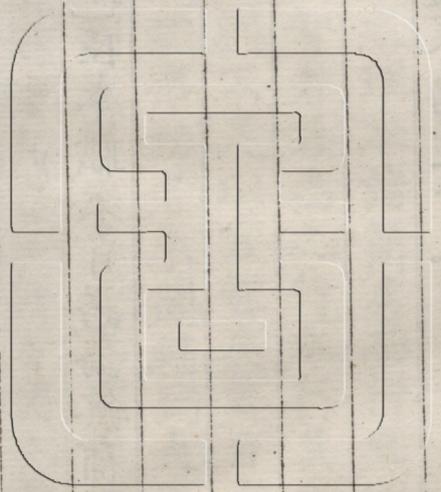
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於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

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各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

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 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齟然

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  
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  
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  
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  
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  
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  
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  
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令 陛下果赦而  
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  
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  
之命故能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

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  
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  
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  
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  
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

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

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相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刺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

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惡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未嘗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  
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  
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  
捕風徒聞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伍餘人耳以  
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  
繡衣直指相帝遣小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  
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无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  
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  
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  
檢責漏田時張說揚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  
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  
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  
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

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汙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

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取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

濟川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

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

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夫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

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

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  
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  
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  
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  
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  
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  
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  
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  
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  
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  
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  
用賈人桑羊洪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  
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  
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  
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  
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  
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  
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  
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  
而易五羊一牛之皮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  
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  
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  
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  
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  
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  
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  
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

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矣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

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  
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  
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  
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  
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  
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  
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  
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  
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  
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

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  
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  
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  
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  
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吏法二  
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  
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  
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歎聲藹

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  
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  
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  
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  
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  
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  
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  
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  
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  
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

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  
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  
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  
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  
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  
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  
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  
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  
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

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帝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

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  
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  
一事聳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  
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  
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  
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  
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  
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  
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  
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  
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  
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  
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  
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  
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  
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  
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  
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揔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

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  
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  
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  
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  
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  
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  
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  
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  
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  
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知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  
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  
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  
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  
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

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  
覺臣之所以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  
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  
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  
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  
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  
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  
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使臣

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  
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  
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  
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  
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  
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  
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  
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  
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

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  
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  
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  
實多必將誅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  
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  
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  
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  
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  
待罪憂恐之至

五十四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論治道二首

蘇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真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  
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  
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

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  
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  
所以灌輸河北鉗竭則壘耻唇亡則齒寒而其民  
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  
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  
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  
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  
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  
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  
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

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  
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  
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  
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  
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  
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  
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  
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  
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  
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  
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高賈所聚其民富  
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  
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  
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  
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  
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  
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

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  
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  
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  
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  
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  
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鷙忍  
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鎗刃刀槊教之擊

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棋宮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睨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

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

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 陛下遣勅使按閱

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

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疆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

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

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  
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  
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  
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  
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  
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  
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  
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

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  
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  
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  
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  
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  
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  
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  
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  
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  
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

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  
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  
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  
書其歲月使得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  
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  
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  
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  
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  
後盜賊蠹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

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  
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  
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  
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  
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  
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  
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

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  
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  
天下之不洽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  
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  
微之間而猜狙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  
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  
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  
民如赤子戢其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  
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  
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

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  
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  
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  
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  
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  
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  
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  
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  
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

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

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侷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

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  
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  
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措手  
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  
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  
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  
主前旒蔽明黈纆塞聽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  
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  
擿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  
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

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  
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  
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  
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  
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  
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  
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  
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  
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  
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

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  
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  
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  
不下五十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  
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  
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  
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  
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  
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  
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  
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  
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  
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  
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  
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  
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足帛至  
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

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  
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  
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足五六十民大悅一  
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  
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  
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  
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  
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  
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  
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

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  
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  
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婁董氊死匿喪不發  
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  
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  
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  
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  
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  
其不服則鬻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  
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

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於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

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

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  
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  
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  
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  
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  
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遽欲納夏人之使則  
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  
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  
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  
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  
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  
婦女不當與齊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  
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  
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  
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  
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  
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  
齊大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

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  
行合于勾當人施行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䟽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  
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  
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  
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

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  
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  
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  
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  
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  
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  
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  
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  
驕驕無思遠人勞勗切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田第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

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  
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  
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  
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愚  
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  
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  
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  
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

以恭儉亾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  
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成無欲而不遂今  
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  
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  
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  
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  
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  
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  
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

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  
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  
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  
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以西夏  
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徠橫山之民將奪  
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  
衆橫山之民獸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以以  
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  
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方  
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

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昔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

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

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

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鄉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

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  
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  
易樂易則有所不爲害則憊亂憊亂則無所不至今使  
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  
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  
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  
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  
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  
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  
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

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  
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  
輕爲士爲士者皆甚脩潔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  
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  
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  
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  
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  
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  
工商賈不與也一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  
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立法功業卓然

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去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

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以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有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

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  
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  
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  
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  
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  
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  
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  
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  
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  
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

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  
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  
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  
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  
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  
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  
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  
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  
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  
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

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

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上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寡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

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  
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  
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  
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  
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  
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衆人之所能顧不  
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  
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  
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

臣而使行之 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  
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干  
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  
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  
曰臣聞 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  
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  
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  
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  
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

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  
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  
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  
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  
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  
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  
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  
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祖宗之兵至  
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  
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

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  
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  
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 祖宗用兵至於  
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  
瑤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  
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  
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五人使備西羌  
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

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  
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  
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  
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  
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  
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  
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  
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  
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  
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

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  
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  
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  
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  
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  
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  
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  
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  
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  
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

三十一  
文金五十一  
十二  
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  
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  
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  
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  
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  
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  
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  
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  
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

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  
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  
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  
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  
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  
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  
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  
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  
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  
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

陞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

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

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

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覲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疲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

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

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  
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  
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  
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  
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  
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  
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  
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  
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  
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

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  
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頤區  
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  
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  
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  
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  
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  
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  
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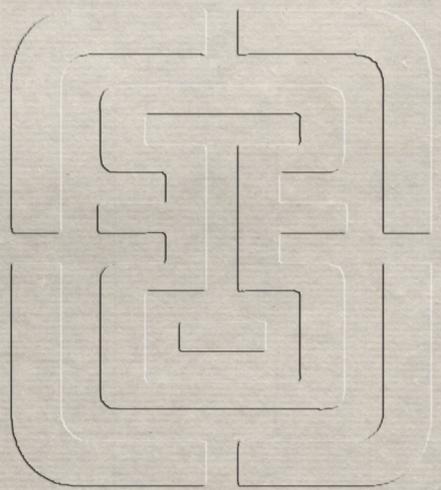
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

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嫉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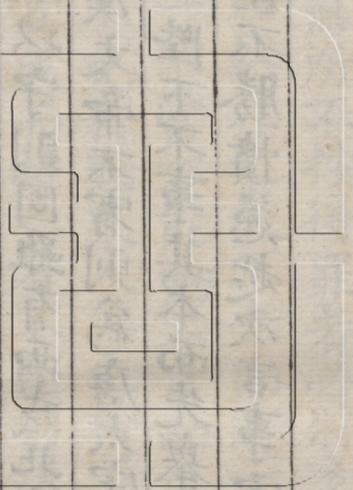
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特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

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

避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十九

